



新一期 一九九五年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版社

燕京研究院

燕京學報

新一期

主 編： 侯仁之 周一良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磐石 王伊同 王鍾翰 吳小如

林孟熹 林 庚 林耀華 林 燾

周一良 樓開炤 侯仁之 徐蘋芳

夏自強 張芝聯 張瑋瑛 張廣達

程毅中 趙蘿蕤 趙 靖 劉文蘭

盧念高 謝國振 蘇志中

本期執行編委： 丁磐石 徐蘋芳 樓開炤

編輯部主任： 朱耀廷

編輯： 江麗 李月修 劉素琴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新一期/侯仁之、周一良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8

ISBN 7-301-02748-6

I. 燕… II. ①侯… ②周… III. ①社會科學-連續性出版物 ②傳統文化-中國-文集 IV. ①C55②G122-55

D/K42/2902

書 名:燕京學報 新一期

著作責任者:燕京研究院

責任編輯:劉 方

標準書號:ISBN 7-301-02748-6/C · 97

出 版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 話:出版部 2502015 發行部 2559712 編輯部 2502032

排 版: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北京飛達印刷廠

發 行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1.25 印張 54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0001—1,500 冊

定 價:58.00 圓

目 錄

新《燕京學報》發刊辭	侯仁之(1)
曹雪芹《紅樓夢》之文化位置 ——紀念曹雪芹誕生 270 周年、逝世 230 周年、 《甲戌本·石頭記》成書 240 周年	周汝昌(5)
中國文化的近世境遇	丁偉志(39)
易傳的生生學說	張岱年(57)
論從元大都到明北京的演變和發展 ——兼析有關記載的失實	王劍英 王 紅(61)
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王鍾翰(111)
中國古代的“經濟學”和“富國學”	趙 靖(129)
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採伐和運輸	經君健(145)
對十八世紀初葉西藏幾個歷史文件的考釋	王輔仁(191)
近代清政府治邊政策的幾個問題	徐緒典(207)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芻議	王世襄(227)
西周銅器斷代	陳夢家(235)
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	徐蘋芳(291)
雲南彝族慕連土司史蹟補正	張傳璽(345)

機遇與挑戰

——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民族學 林耀華(395)

日母音值考 林 燾(403)

百代詞曲之祖

——李白詞《菩薩蠻》、《憶秦娥》 楊敏如(421)

《紅樓夢》與三生石 林 庚(427)

蕭公權先生學術次第 汪榮祖(431)

梅維恒《唐代變文》中譯本序 周一良(455)

《宋詩臆說》淺評 吳小如(459)

《燕京學報》前四十期述評 史復洋(465)

稿約 (493)

Contents

A Few Words of Introduction to a New Edition of <i>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i>	Hou Renzhi(1)
The Status of <i>The Red Chamber Dream</i> in Chinese Culture	Zhou Ruchang(<i>Chou Ju-ch'ang</i>)(5)
On the Modern State of Chinese Culture	Ding Weizhi(39)
The Theory of Creativity in <i>Zhouyi Dazhuan</i>	Zhang Dainian(57)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Yuan Capital Dadu to the Ming Capital Beijing	Wang Jianying Wang Hong(61)
A Virtuous Neo-Confucian Scholar? —A Study on Li Guang-di	 Wang Zhonghan(111)
Fu-Kuo-Xue and the Studies of Economic Problems in Ancient China	Zhao Jing(129)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Qing Dynasty	Jing Junjian(145)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Historical Fil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ng Furen(191)
Some Problems on the Frontier Polic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Xu Xudian(207)
A Study of the Qing Craftsmen's Regulations	Wang Shixiang(227)
Dating of the Western Zhou Bronzes	Chen Mengjia(235)
The Silk Routes within China in View of Archaeology ...	Xu Pingfang(291)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i Minority Mulian Locally	
Administered County of Yunnan	<i>Zhang Chuanxi</i> (345)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 Chinese Ethnology as it	
Faces the 21st Century	<i>Lin Yaohua</i> (<i>Lin Yueh-hwa</i>) (395)
On the Sound Value of the Initial“日 ri”.....	<i>Lin Tao</i> (403)
“The Ancestors of a Hundred Generations of Ci-Poetry”	
—on two Ci -poems of Li Bai	<i>Yang Mingru</i> (421)
<i>The Red Chamber Dream</i> and the Stone of the Three Lives	
.....	<i>Lin Geng</i> (427)
K. C. Hsiao (Xiao Gong Quan)’s Scholarly Achievements	
.....	<i>Wang Rongzu</i> (<i>Wong Yongtsu</i>) (431)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Victor H. Mair’s	
<i>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i>	<i>Zhou Yiliang</i> (455)
Abstract of a Review of <i>Songshi Yishuo</i> (Tentative	
Comments on the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i>Wu Xiaoru</i> (459)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First Forty Issues of	
<i>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i>	<i>Shi Fuyang</i> (465)
A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i>the Yenching Journal of</i>	
<i>Chinese Studies</i>	(493)

新《燕京學報》發刊辭

侯仁之

《燕京學報》本為前私立燕京大學主要學術刊物，創刊於1927年，致力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享譽海內外。1951年《燕京學報》第四十期出版後，燕京大學即改為國立。翌年經全國範圍之院系調整，燕京大學合併於北京大學，《燕京學報》停止發刊。然已刊諸本在國內外依舊供不應求。於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乃將《燕京學報》第一至第四十期全部影印問世。論者以為過去《燕京學報》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清華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同為四大國學刊物而蜚聲中外。

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國家經濟建設迅速發展，教育文化事業應運而興。於是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乃與北京大學分校攜手合作，根據現有條件，籌建燕京研究院，經北京市高等教育局批准，已於1993年初正式成立。燕京研究院辦學宗旨，首先在於繼承燕京大學優良學風，培養有關學科專門研究人材；同時又決定進一步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繼續編輯出版《燕京學報》。承先啓後，繼往開來，我燕大校友責無旁貸，而燕京研究院之更新發展，前途可期，後繼有人。值此新《燕京學報》問世之始，因略述其原委，敬告讀者。同時歡迎關心祖國傳統文化的國內外學者踴躍投稿，鼎力相助。

一九九四年四月燕京大學建校七十五周年紀念日

侯仁之 男，1911年生。燕京大學1936年文學士，1940年文碩士，英國利物浦大學1949年哲學博士、1984年榮譽科學博士。現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燕京研究院院長。

A Few Words of Introduction to a New Edition of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Hou Renzhi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was originally a learned journal publish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then a private university. It first appeared in 1927, wa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on became internationally know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s 40th number in 1951, Yenching University became nationalized. The next year saw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Yenching merged with Peking University. The Journal discontinued. The copies still extant became much coveted, so that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hoto-stated all 40 numbers of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put them on sale. Readers regarded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s on a level with *The Kuo Hsio Chi-k'an: A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Tsing Hua Journal* and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All four journals enjoyed the same international fam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at high speed, and education and culture followed in an upsurge. 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Yenching University joined hands with the Branch Cam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formed the present Yenching Graduate Institut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eijing Bureau of Higher Education. It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93. The Yenching Graduate Institute aims to continue its high standards of study and scholarship, train research students of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as before, and further promote our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We will make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gain a publication that will follow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Yenching alumni consider it our duty to let our readers share our confidence in our success. In view of the republication of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we cordially invit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nation's cultural heritage to support us by contributing to this Journal.

曹雪芹《紅樓夢》之文化位置

——紀念曹雪芹誕生 270 周年、逝世 230 周年、
《甲戌本·石頭記》成書 240 周年

周汝昌

小 引

曹雪芹生前，朋儔所以推許他，是詩，是畫，是“筆墨風流”，具見敦敏《懋齋詩鈔》，敦誠《四松堂集》，張宜泉《春柳堂詩稿》，今世盡知，無待繁引。在他身後，則以小說家而聞名寰宇。1967 年以來，他的名字已載入宇宙時空，永垂不朽（水星環形山之命名，中有雪芹一位）。人們現下都稱之為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堪與莎士比亞媲美。但在地面上，對他的研究探索卻並不豐盛興榮（如莎翁那樣的萬分之一也還不逮）。說他是小說家，自然不錯，但似乎十分籠統空泛；若進而再問一句“他是怎樣的小說家？”在現有論著中尋找這個答案，恐怕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曹學”於“莎學”既是望塵莫及，這不單是數量的差距。目前“紅學”論著出版的品種看起來似乎不少，實則也不能算多；再從質量規格上要求較高層次的理解闡釋，就更稀少了，特別是從中華文化的大角度來看，這種感覺就更為突出。

本文不揣淺陋，擬就十二個分題，試申拙見。

一、一段文化史的脈絡

中國的小說，由被輕蔑而轉入受重視，大約時當清末民初，與“歐風東漸”相關聯。阿英氏所編《晚清文學叢鈔》，託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即

嚴復、夏曾佑合撰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這是一篇長達八千言的鴻文，它的特點即是從宇宙生物進化而直到以回顧整個中華文化史的大角度來論斷小說的價值、功用、地位。這是一份重要的文化思想遺產。

從此以後，到光緒三十年（1904），即有王靜安（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發表。《評論》共分五章，在清代所有評《紅》專著中，這是最新型的，也是影響最大的，歐美大學校的碩士、博士論文，以中國小說為課題的，大抵奉為“權威”（也是“入門捷徑”）。

再過了四載，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另一篇重要文章問世：天僂生的《中國三大家小說論叢》。數下去，到了民國三年（1914），又有了陳蛻龔的《列石頭記於子部說》刊出，其餘零散涉及《紅樓》一題的，尚不遑備引。在這百年之中，幾乎所有中國第一流的學術大師、文化巨人，都以不同形式對《紅樓夢》抒寫了感受領悟與估量了意義價值，如林紓、王國維、陳寅恪、蔡元培、梁啟超、劉鶚、胡適、魯迅、吳宓、茅盾……，概無例外。這一現象本身就顯示了這部小說並不是一個文藝的課題，而是一個中華文化的大課題。此義甚長，暫時不遑逐一詳說。如今稍一回顧，值得深思。

這些百年以前的有識之士，已經宣言：曹雪芹並不是一位一般的小說作者（明清以來，可謂車載斗量的作者），而是一位中華文化的大哲士，大思想家。他的《石頭記》並不是一部“小說”，而是應當列於“子部”的“創教”之鉅著。

這真是一次認識上的巨大飛躍。

二、“子部”與盧梭

何謂“子部”？“子”即“諸子百家”之子，亦即中華文獻向來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的子類。對於子部的定義，倒正好就引上文所說到的嚴、夏合著的那篇《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其文有云：

……謂英雄必傳於世，則古來之英雄何限；謂男女之事之豔異者必傳於世，則古來纏綿悱惻之事亦何限。茫茫大宙，有人以來，二百萬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而何以惟曹、劉、崔、張等之獨傳，而且傳之若是其博而大也？生平孤露，早迫饑驅，嘗溯長江，觀六代之故都，北至長城，西

度函關，觀秦、漢、唐之遺迹，憑弔其興亡；而歲時伏臘，鄉鄰賽社，萍踪絮跡，偶然相值，未嘗不遊於其市，訊其風俗，而恍然於中原教化之所以成也。何以言之？古人死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俱死矣，色不接於目，聲不接於耳，衣裳杖履不接於吾手足，然則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則未有文字之前賴語言，既有文字之後賴文字矣。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書之爲國教所出者，謂之‘經’；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於後人一偏一由，偶有所託，不必當於道，過而存之，謂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書，而事實則涉及焉。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此二者，並紀事之書，而難言之理則隱寓焉。此書之大凡也。

這一段話，把中國的“史”與“子”的分別說得至爲清楚，而小說爲史之一支，亦已十分明白。^①準此，可知陳蜕龔的意見是：雪芹之書雖爲稗史，而實質卻是一部“創教”的思想論著。陳氏的論據是怎樣的呢？試聆其言——

《石頭記》一書，雖爲小說，然其涵義乃具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於大同之旨。謂爲‘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

這是開宗明義第一章，藉當時逐漸風行的西方學說來評定了雪芹的地位，以爲法國的大思想家盧梭（或譯盧騷，所著《民約論》，亦譯《社會契約論》）若在雪芹面前，猶有相形見絀之感。這在當時可謂驚人的卓識與“狂言”，令人服其敢於立論的精神。他以實例來說明他立論的理由——

……其意多借寶玉行爲談論而見。而喻以補天石，謂非此則人性不靈也。見於行爲者：事頑父罵母而不怨，得祖母偏憐而不驕；更視讒弟而不忤，趨王侯而不諂，友貧賤而能愛，處群鬱之中而不淫，臨悍婢駭童而不怒，脫屣富貴而不戀。綜觀始終，可以爲共和國民，可以爲共和國務員，可以爲共和國議員，可以爲共和國大總統矣！唯謂貞姬爲“尤物”，（汝昌按：此指尤三姐，陳氏爲程本的偽竄文字所誤，故云），嗔慧婢以“蠢才”，爲可訾也。但此是作者微旨：純粹至此，不免受居養之移，足見率性爲道、須臾不離之難也。……

其於談論，則更舉數千年政治、學說、風俗之弊，悉抉無遺。不及悉

數，取足證吾說而止。論文臣死諫、武臣死戰一節。（汝昌按：據此，則陳氏又閱過脂批本，至少是《戚序本》）罵盡無愛國心之一家奴隸。論甄寶玉一節，罵盡無真道德之同流合污。論祿蠹，則恨人心齷齪也。論八股，則恨邪說充塞也。論雨村請見，則恨交際浮偽也。於秦鐘則曰恨我生於公侯之家，不得早與爲友，恨社會不平也。於賈環則曰一般兄弟，何必要他怕我，恨家庭不平也。於寶琴則曰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恨男女不平也。接回迎春之論，恨夫婦不平也。與襲人論紅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汝昌按：此下舉二例皆程高偽續文字，從略）至其處處推重女子，則更本意全揭，見得生今之世，保存大德，庶幾在此。故曰“怎么一嫁男人，就變的比男人更可殺！”又曰“我生不幸，瓊閨綉閣之中，亦染此風！”真有遺世獨立之概。其旨如此，而托之父母不喜、親賓寡洽者之口中，又自斥以“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意若曰：天下古今無能肖此玉者，有之，則亦父母不喜、親賓寡洽耳。

這一篇絕大議論，刊于民國三年（1914），其時代則在王國維評論與胡適考證之間。在我看來，他對曹雪芹與賈寶玉的認識，超過王、胡二家，而世人徵引不多，遠不及王、胡論紅之聲譽遍於海宇，也許就是所謂有幸有不幸吧？他提議該把《石頭記》歸於“子部”的本意，一言以蔽之，乃是因他看出曹雪芹此書是一位大思想家之作，而未可以小說“閑書”目之。僅僅這一點，就極有見地。最應注意的是，他實際上是認爲《石頭記》一書而具三重屬性：文、史、哲。何以言之？

第一，他評曹雪芹之文筆，超邁六經子史，試聽其言：

《石頭記》是大文學家，古今殆無可比。夫六經之文樸，周秦之文遁，兩漢之文拙，魏晉之文衍，唐宋以下之文冗——而評者或曰：“《石頭記》直是《左》、《國》，直是《莊》、《列》，直是《史》、《漢》。”意以崇之——起作者，當曰：“爾何曾比予于是！”（你怎么把我比成了他們！）夢雨（按：陳氏自謂）平情之論：莊、列、左、馬，偶一片段，有其綜密、散宕、起落、穿插之妙，不能具體也；況一百二十回數十萬言作一篇（按：陳氏不知程高的偽續拼入，吾輩不以辭害義，識其主旨大端可也），豈么么餘子所能夢到？……終覺悼紅主人不作此等迂想，亦自不欲以此空前絕後之言情

絕著列諸孔、孟、賈、董廡下也。于是有曰〔石頭記〕乃一部二十四史者，失其本意，附會雖確而乏味。又有口古文作法者，枉其所長，贊譽非誣而已。什麼彼胸襟見解，雪亮風生，何難奪班、馬、韓、歐之席？——爲不屑焉，別成一家。強以附諸，鬼笑其側矣。

這種評價位置，從文學上一點來講，對雪芹之推崇，又何嘗低於他對其思想的評價位置？（可是最近又出來一種論調，說是《石頭記》價值是近些年人爲地把它捧擡得“過高”了，云云。作此論者，早就認爲芹書並非第一流作品，數十年後，不過是重彈舊曲。全世界對《石頭記》的評論位置，他先生不太知道，那也不論；陳蜕龕的這種出現於本世紀之最初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見解議論，如果蒙他垂鑒，那麼把芹書擡得“太高”了之說，究由何時而起？是否某一二人之私見？豈不值得反思乎？）

第二，陳蜕龕並不以爲雪芹著書在言情之外另有作史之意在；可是他卻說了這一段話：

即此行爲談論，豈他小說所有？抗手老、莊，突駕董、楊，足矣。至淺見者謂其文不雅馴，不知今日正宜備此一格也。又謂全書除寶玉外，無非名利聲色之輩，爭攘傾軋之事，騙諂邪詐之行，何足傳世？不知蓬生麻中，遺麻何以見蓬？孔孟書中，尚有就時發言之處，何獨苛責《石頭記》？

其體本爲記載，以其遺形取影，不能列之史部。故就某綱要，挹其樞機而子之，誰曰不宜哉！

惟必有爲之評注者，如李善之於《文選》，劉孝標之於《世說》，而後可！

觀此，可見陳先生之學識靈慧，皆極高明，足令人生敬佩之思。他指出《石頭記》文學品格極高，又指出其書之本體實爲“記載”——即通常所說的史書紀傳體，不過止因爲它含有“遺形取影”的藝術成份，故爾不把它歸之於史部，而提議歸於子部，——子部者，即思想家之著作，而不可與一般文學作品混同而論。能夠如此看事，信是通人之見。他雖然所重者在其文筆與思想，卻又能識其本體屬於史部——自有紅學評論以來，未有如此具眼，如此宏通者。所以我說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應當列居王靜安之上，可惜卻沒有很多人加以研究，給以闡釋發揮。

陳先生已經看出，寶玉是一位思想家，但不僅空想，並且實行，所以他從“行爲談論”兩方面舉例而析論之，最有力量。他說的寶玉之爲人，可以做得共和國民以至共和國大總統！今天的人看了也許會感覺奇怪或好笑吧？不知此正時代之印記。那時辛亥革命剛剛成功，所以他把大總統的品格估計得那麼天真理想，——當然也帶着政治上的時髦之風，然可見一時人心之嚮往，這雖使人感嘆，卻也無可厚非，蓋書生之見，大抵爲然耳。從理解寶玉這一人物來說，他所析論的卻是十分之深透警闢。從他的議論中，我們注意了“詩人型”、“藝術家型”這個特色之後，卻又能非常鮮明地感到寶玉並不是一個單純“任性恣情”的無知孩童，他是“有知”的，這“知”就是他能觀、能感、能思。從觀而感而思，他才有了那樣的“行爲談論”。

關於雪芹與盧梭的異同得失，比照評估，不是本文的目標，我只想在此指出：盧梭的《民約論》之出版，在雪芹逝世之前二年（1762），他們正是同世之人，一東一西，成爲輝映（盧梭恰也作過小說）。在歐洲，那叫“啓蒙思潮”的時期；在清代中國，我們這裡有什麼思潮運動否？表現何若？人們常常引來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主思想”，用以解說曹雪芹的一切。我看那其間的關係未必真有多大的緊密性。雪芹並沒有“研究”“追隨”那等鴻儒學者的機緣與條件，他所學的（受的教育教養）完全是“另一路”。其根源何自？也不是本文的探究目的。我也只是想在此指出：如果想編著中國思想史，沒有曹雪芹的篇章將是很不完備的、大有缺陷或失誤之作。換言之，只想在“小說史”“文學史”的角度上去認識曹雪芹其人其書，那終究是“一隅之見”的事情。

這樣看來，雪芹原是一位“創教”的大思想家，他在我中華的文化位置，已可得一雖粗淺而簡切的基本認識。

三、一篇重要舊文的啟示

以下想請大家溫習天僂生的三大小說家論讚。此文很重要——既有見識，也有錯解，但可謂瑕瑜互不相掩。

茫茫宇宙，哀哀衆生，其生也烏，其死也貉。於此世界中，無端而有皇王帝霸，興亡成敗之業，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之跡，智愚賢否，忠佞邪